

通 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伟大的历史文件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

人 民 出 版 社

通 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伟大的历史文件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七年·北京

通 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伟大的历史文件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67年5月第1版

196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070 每册 0.05 元

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誰胜誰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通 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門和各人民团体党組、党委，人民解放軍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关于当前学术討論的汇报提綱》，撤銷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汇报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綫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階級和階級斗争問題的指导方針的。这个提綱，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

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會議上）关于批判吳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汇报提綱，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綱，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过、商量过，沒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見，沒有說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审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橫，濫用职权，盜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这个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顛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这个提綱，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階級的文化战士繼續冲鋒前进，而是力图把这

个运动拉向右轉。这个提綱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虛伪的詞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綫上的尖銳的階級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問題，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綱违背了一切階級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論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吳晗《海瑞罢官》的政治問題的时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于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开討論”。他們又在各种場合宣称，对吳晗的批判，不准談要害問題，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會議对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問題，不准談吳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問題。毛泽东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階級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結論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謠，对許多人說，主席认为对吳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結論。又說，两个月后再

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鬥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显，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却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四）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

提綱的作者們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資產階級的口号。他們用这个口号保护資產階級，反对无產階級，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階級性。无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争，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談不上什么平等。无產階級对資產階級斗争，无產階級对資產階級专政。无產階級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領域的专政，无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站在共产党內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問題上，难道能够允許有什么平等嗎？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現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許无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么平等。他們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階級斗争史，根本否认无產階級对資產階級的階級斗争，根本否认无產階級对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对資產階級的专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資產階級压迫、剝削无產階級的思想体系和資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們是一群

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五）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鬥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

的。但这个提綱却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資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階級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对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战綫上进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馳的，是不准无产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象学閥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說“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专家、学閥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閥”？誰是“学閥”？难道无产階級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資產階級？难道无产階級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資產階級的学术？难道无产階級学术压倒和消灭資產階級学术，就是“学閥”？提綱反对的鋒芒是指向无产階級左派，显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閥”这頂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学閥，維持他們在学术界的搖搖欲墜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学閥的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資產階級学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問也沒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閥。

（八）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

淆階級陣綫，轉移斗爭目標，提出要对“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借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綫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斗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斗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斗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復強調斗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划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

的手脚，要給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碍。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刹車，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經发表的，他們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們加以扣压。他們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籠，多年来塞滿了我們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綫的問題。但提綱却說，“我們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領域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論》、《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綫上給我們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綱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給我們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

路。提綱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綱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綫，打击无产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为資產階級复辟作輿論准备。这个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党內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綫作斗争，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們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們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們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級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关于当前学术討論的汇报提綱》。全党必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謂“学术权威”的資產階級反动立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須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則要調动他們的职务。尤其不能

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現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还没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养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晓夫那样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党委必須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錯誤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級党委，請他們展开討論，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錯誤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那些成績，有那些錯誤。

伟大的历史文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年以前，在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个文件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綫、方針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去年二月，彭真抛出来的《汇报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出籠，是彭真修正主义集团由来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大暴露。《通知》揭露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使这个集团破产了。这是一个突破